





大有好處  
細叙琢字似左氏  
用俗語俗字似班  
馬亦間以己意出  
之摠之以曲寫詳  
述勝也  
擣陳村  
獨戰

叙廣右戰功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擣  
賊之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  
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  
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首前  
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毅  
弩十步外公挽頸以過鏢而批右足以讓刀鏢離  
頸寸而過乃著於鐙鞚然斲鐵公射鏢者中缺項  
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首於鐙間斲其頰車折  
齒殪弩者恟失弩倭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



剿義寧

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  
囊斫頰者自為功餘賊麋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  
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聘整軍而還驗公或以斫  
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  
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  
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  
伺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  
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嶺  
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公斬閉隘告丁  
嶺之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騎

獨追

剿荔浦

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深沒  
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  
泗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  
相屬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  
尋路從公則賊道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  
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斂謀者  
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  
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  
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  
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澗而致之狹令製

致人



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為繆刺頃  
成數百旗插之較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  
烟以疑賊至果避較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  
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  
護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  
有酋騎而水立抵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  
跡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  
走上山而復潛趨較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  
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隨洞溺死  
無筭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

先登

平田州

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竒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  
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  
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  
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  
密語督府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  
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  
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  
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  
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



內間

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  
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潛使人於璋於  
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  
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  
而軍進攻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  
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齋家  
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  
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  
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  
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

當堅

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還軍乃夜分軍三百  
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  
出工堯背插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粥食而遣之黎  
明合戰賊殊死鬪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  
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  
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  
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  
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  
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乘  
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戶數里遂入隘得其積



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園苗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

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于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懋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于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卯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



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  
其謀因爲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在萬山  
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  
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鏗間出城弩中  
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兵又疲  
不足仗公爲叅將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  
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  
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  
擣其巢賊蜂集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  
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

勦五都

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蹕之於是百戶潛遣人  
爰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  
爲援既至聲鉦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鉦聲亦  
出奮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  
不支然尚橫梗兩陣中隘不肯散公使人爰而以  
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爰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  
戶曰汝且擾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  
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詞曰汝誰  
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叅將老沈所率藤  
峽軍耳西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因咋舌曰吾

示強



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  
熟徭為解熟徭者界漢人生徭撞間陽附官軍而  
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  
於是熟徭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聞公度賊尚  
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徭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  
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  
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  
連行至城之中人驩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  
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  
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

調狼兵

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徭及城中黠吏  
民多為賊詞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聞動  
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  
勒口語畱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  
為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  
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  
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  
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  
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所當而所  
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刺穴守鼠



取謀

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為圖勝筭莫如得賊情  
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為謀則賊生疑於是  
陰求得素與搖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  
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搖吾不罪若更與若  
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詞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伍兩  
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搖雖凶暴樂殺人然販  
者至則寨中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  
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  
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之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  
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

密

策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  
軍諸軍皆入行間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  
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  
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割營設伏賊果至  
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  
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  
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  
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搖得出入僨買游嬉城中  
無禁諸搖時入府見公之兒女撫之久之稍擇  
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火伍

黨謀



中輒報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媼曰。若見我若  
 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媼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  
 來。已而媼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  
 包帕。諸物以銀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  
 人數大碗。察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  
 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  
 賞之包帕簪銀物。倍于人。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  
 塞其袖手。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媼既多得  
 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媼夫望見之。歡喜爭  
 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媼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

筐篋。鈕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媼相戒。以勿  
 令人知者。媼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以為  
 夫人愛。已諸媼皆快。心羨。媼其夫使報賊。真  
 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  
 夫人之命。賜物。諸媼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媼不  
 肯言。則媼婦啖之。使言。或諸媼竟不肯言者。則諸  
 媼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若勿向  
 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勦  
 其尤劇者。一二入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劇賊家。  
 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



不妄殺

之外老弱婦女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為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隣家與隣巢者還之諸徭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徃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按斬不為賊者以充級故賊畏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孳贖汝輩雖不為賊時見殺或孳贖為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謂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雕勦歷數百巢無一人敢助賊戰者

文諭

用俘

雕勦所過他巢或刀孳而門闌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孳而門闌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孳而門闌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剗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掠虜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



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輩萬星一人而已公  
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必請督府  
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自知之  
文書上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  
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  
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  
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  
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  
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

便宜

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  
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  
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啖跣血瘡以死  
或餒稿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  
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齋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  
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  
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吽往、寒  
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  
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詞之則寂無人陰  
使其黨至城詞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

聲擾



夜舉銳明日諸巢所使為訶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恠駭已而訶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恠駭已而訶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蓋恠駭曰昨聲銳者誰耶鬼耶諸搖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搖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溪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寄牛於搖家以耕或索鷄酒於搖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常扶諫者馬平四都搖賊弩中知府膊者也亮猾

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出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搖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搖謂諸搖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常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搖四五人



來投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徭心割而別，復見公，曰：『欲得扶諫耳。』」諸徭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徭而去之。諸徭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徭因曰：「我輩夫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徭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

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我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徭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徭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買，可遣我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徭，且謂吾怯。於是鎖諸徭妻，以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徭諭諸徭曰：『諸徭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徭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離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徭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徭。」



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瑶而  
質熟瑶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糞粉矣  
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瑶閉之五里外懼扶  
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  
吾不往諸瑶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瑶中妻女四  
五人往言又挾諸婦女狀諸瑶吐舌懼殺妻子帖  
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手  
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瑶出入城者見之無不  
股栗一諸瑶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  
懼雖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巢生口視

恩結

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瑶其後復  
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瑶懼失期乘雨泅溪水  
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  
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瑶人  
不作賊至公能使瑶攻瑶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  
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  
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常貴為土巡檢分  
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熟夷民獷悍不樂  
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  
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

定思恩



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  
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  
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  
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  
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  
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苗者  
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  
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苗欲往投金以逞時公  
與兵備皆在賓州苗入告於公曰苗小主人在請  
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苗之在肘腋間

計誘

也聞苗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苗應  
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  
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  
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為苗曰汝弟往我曩征田  
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  
苗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苗曰聞鎮安繫金甚  
堅何因出乎苗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  
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苗而呼苗至密所曰為  
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  
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



司苗唯、公遂與苗十兩銀而以花紵方摺之納  
苗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之可常念我也  
公復給苗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苗曰金誠  
當盡力然金當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  
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  
苗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常貴徐五素仇  
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苗詣金耳如公  
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  
詣賓見公至城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  
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

其衆散入城而與苗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  
公、曰金來乎苗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  
奉公、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得官不  
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  
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况子孫乎金唯、不  
敢公乃令其侄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  
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  
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  
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  
詣兵備始金叛而苗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



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  
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  
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  
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復  
召苗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  
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休苗可無  
賺金也苗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侄至  
金營與金同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  
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  
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

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  
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  
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襪  
椽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  
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我庖使  
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  
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行七  
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  
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  
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



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復往  
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  
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  
人從為便金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  
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  
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  
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  
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  
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  
糧之稍々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

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殺傷幾何  
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  
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  
而以金從可于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常徐將  
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龍金々驚而跳公與兵  
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  
希儀徐圖之出呼常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  
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新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  
金尚駐近地覘伺而常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  
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々曰岑



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  
叅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  
于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  
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  
常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常徐亦莫  
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輩而後圖  
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苗所統殺手千人  
皆在賓州内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苗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苗殺手百人護  
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

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  
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  
去柳且近汝何不與苗偕至柳而偕還金以百人  
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于  
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  
而今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尚以公愛  
金故彼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  
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  
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  
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卧獨四五人從金而苗所



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于城外柳城故有  
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  
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  
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  
誅又懼貴五逼意嘗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  
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  
召苗于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苗與其黨三十人  
見公大言曰非楊苗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  
取紅紵挂苗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  
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苗

破黨

苗取

大駭泣下曰苗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  
乎公意又欲以疑苗于其黨也苗懼不能言其黨  
三十人皆股栗公復曰吾且為公奏功矣因見苗  
于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  
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苗率之還賓州遂令  
苗齋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以金一人  
苗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離見殺  
於路中日夜局踏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  
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  
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

謝衆



用夷

不先款而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  
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常徐  
甘心於金則兩客相聞而主受其蒙惟公緩之又  
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剥笋然待其為一  
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筭而常徐諸土酋  
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  
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晉  
府以命公先時公沂峽之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  
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  
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

俗

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  
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  
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  
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  
而密言於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  
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  
此斷不可公居嘗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岸未嘗  
不來其來雖桀獠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  
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  
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



推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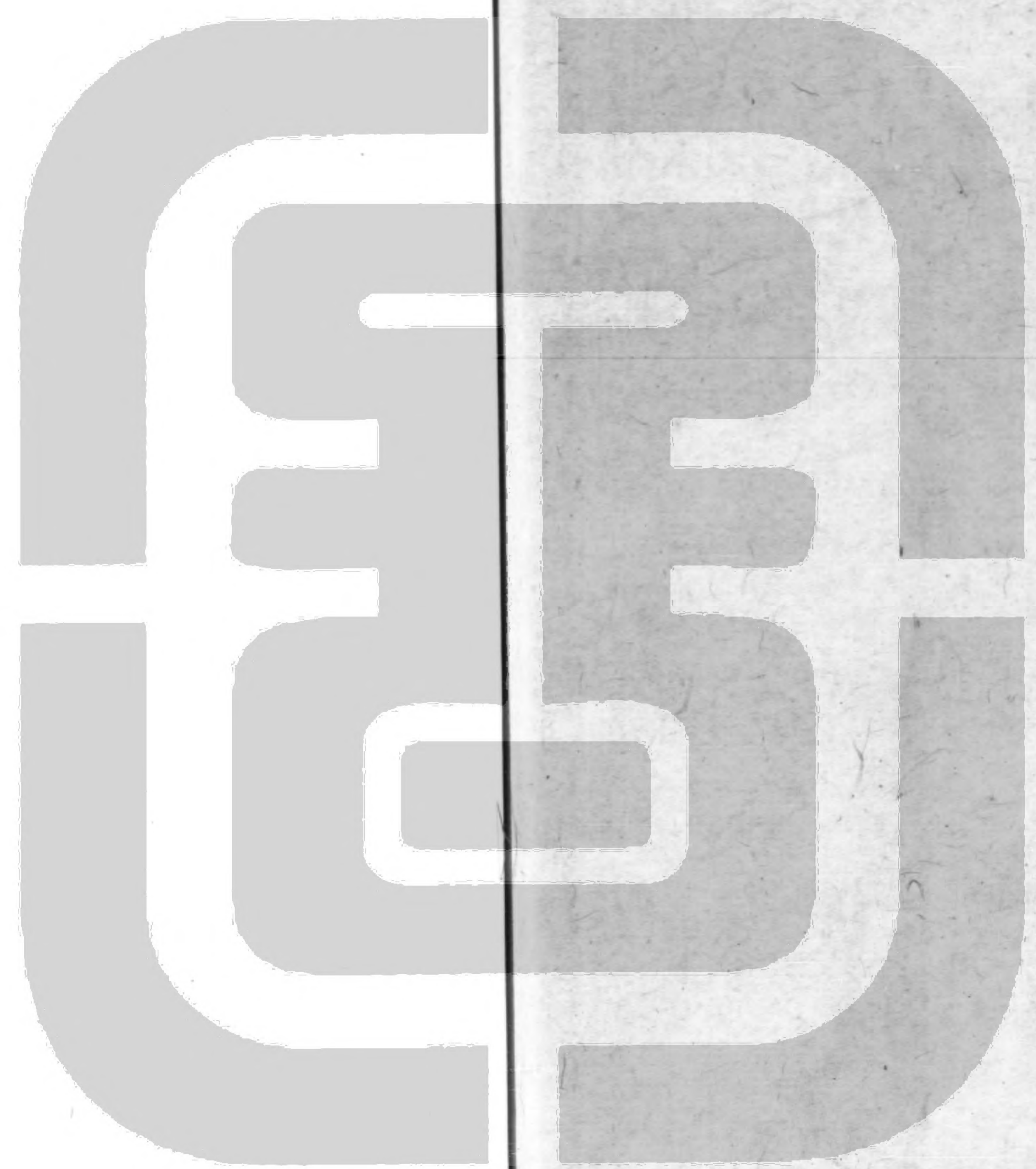
撫士

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  
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  
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西參  
將於帑口功尤奇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  
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  
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  
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  
博吾以貲財積首給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  
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  
手矛刺股鉤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

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  
蓋余官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  
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  
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公  
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  
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  
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  
將患在牽掣觀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  
其用哉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a title or page number.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possibly Chinese or Japanes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ook's binding and the watermark.



